

四海为家的身体： “涉身的世界主义”的主体反思

周 丽 昀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在全球性的和流动的世界中,基于主体性的探索来反观世界主义,意义重大。当前,世界主义主要呈现出三种面貌“普遍视角的世界主义”、“具体视角的世界主义”及“批判的/反思的世界主义”,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他者或者他性的问题上。批判的/反思的世界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而涉身的世界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崭新形式,是全球化 and 地方化的统一,承认他性,但并不绝对化。涉身的世界主义的主体是世界公民,其世界性或者全球性是通过差异的审美品格达成的。这是对他者的一种宽容,体现了涉身自我对多元文化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涉身的世界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观,即涉身伦理。

关键词: 世界主义; 身体; 世界公民; 涉身伦理;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B1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14)01-0030-09

我们早已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少学者重新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一概念作为理论框架,反思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流动的世界中,全球性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如何得以重组的问题。在这种研究热潮中,世界主义的面貌不再仅仅是全球伦理的反映,其地方性和涉身性也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为了探索世界主义的新的主体性,从世界主义的主体(也即世界公民)的特征

及其价值诉求出发,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与回应刻不容缓,意义重大。

一、“世界主义”的几种面貌

我们是基于主体性的探索来反观世界主义的。世界主义的主体,可以称之为世界公民(Cosmopolitan)。Cosmopolitan来自希腊文kosmopolites,意为“宇宙的公民”。那么,对于整体的世界来说,世界公民到底是全球性

收稿日期: 2013-05-27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4ZS100)

作者简介: 周丽昀(1972-),女,山东淄博人。哲学博士,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身体理论、科技与社会。

的政治、文化人物,还是具有肉身性的涉身主体呢?只有通过对其世界主义内涵的挖掘,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尽管“就目前来说,世界主义本身还不是一种固定的理论或学说,它有时被看做是一种哲学观念,有时被看做是一种政治价值,有时被看做是一种社会理想,有时被看做是一种考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视角或方法论,有时也被看做是一种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但却缺乏实践基础的政治设想”。^[1]但是,综合世界主义各种视角的研究,还是不难归纳出其主要面貌,分别是“普遍视角的世界主义”、“具体视角的世界主义”以及“反思的/批判的世界主义”。

(一) 普遍视角的世界主义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主义是全球化的、普世性的,而世界公民是全球公民的超然的、去情境化的、非涉身的、理想化的典型,他们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具有超然的普遍性。罗宾斯(Robbins, B.)曾指出,世界主义的支持者感到“为了维持其尖锐的批判锋芒和特权,有必要保持其‘非地方化’……尽管听起来有些脱离现实和不谙世事,但是总有一些需要跨越国界的利他主义的诱惑”。^[2]

当然,这种观点也招致一些批判。有人认为,这种世界主义的“脱离现实和不谙世事”的概念以及漂浮的世界公民形象是模糊的、毫无意义的抽象。还有人指出,这种单薄的世界主义太过于抽象,以至于没有任何社会分析的依据;太过于脱离政治、历史和地理语境,以至于不能解释多元的世界主义的出现;太过于含糊,以至于不能为世界主义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体验的而提供理论解释。

(二) 具体视角的世界主义

与基于普遍和抽象视角的世界主义相

反,一些批判者希望对“实际存在的世界主义”进行更多元的特定的解释。罗宾斯指出,世界主义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存在于“思维习惯和感觉中的东西……是有社会的和地理的情境的”。^[2]也有学者认为,世界主义有历史的情境,并且根植于日常实践,需要通过分析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和执行世界主义,重返现实。例如,赫伯迪格(Hebdige, D.)提出“世俗的世界主义”(Mundane Cosmopolitanism),认为现在世界旅行是如此的广泛,无论是身体力行还是通过电视或互联网,“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是世界公民”。^[3]具体视角的世界主义不是把世界主义看做一种抽象的哲学立场,而是认为其浸入到人们的日常交往和活动中,完全可能通过诸如购物和吃进口食品等日常实践,将个人与全球共同体联系起来。

(三) 批判的/反思的世界主义

如果说基于具体视角的世界主义是“嵌入式世界主义”(Embedded Cosmopolitanism)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概念叫做“有根的世界主义”(Rooted Cosmopolitanism),即认为世界公民不是一个自由流动的自主的主体,而是通过他或她在社区、地区或国家中的身份联结在一起的。^[4]即使在流动的世界中,有根的世界主义也强调与地方和文化相联结的持久的意义。这种视角具有一种张力,一方面尊重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有根的世界公民”欣赏差异,并对差异保持开放,能持续地处于特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中。

另外,与基于普遍视角的世界主义的“非特殊性”相对而言,有学者提出了“批判的世界主义”(Critical Cosmopolitanism),承认“地方、人物、历史轨迹和命运的不可避免性与特殊性”。^[5]德国学者贝克(Beck, U.)认

为“世界主义承认他性,但并不将其绝对化,而是寻找着一条使其得到普遍容忍的途径”。^{[6]56} 贝克还指出,如果世界主义的确拥有这样的能力,能将各种与陌生者和他者交往的方式综合起来并加以平衡,那么它便可以被称为“反思的世界主义”,应当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得到提倡。

综上所述,对于世界主义的理解,主要分歧集中在如何对待他者或者他性的问题上。基于普遍视角的世界主义态度是同化他性,基于具体视角的世界主义是“认可”他性,而基于反思/批判视角的世界主义则是融合他性。通过这三种视角的世界主义的对比分析,可知批判的或者反思的世界主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而涉身的世界主义(Embodied Cosmopolitanism)正是这种世界主义的一种崭新形式。涉身的世界主义要求一种新的一体化方式,一种新的认同概念,承认他性,但并不绝对化。涉身的世界主义的主体是世界公民,这种世界公民多多少少体现了无拘无束的流动性、地域的复杂性、阶层的分化以及跨国交流的频繁等等;同时,他们也必须学会欣赏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由此体现了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公民的世界性或者全球性是通过差异的审美品格达成的。这是一种对他者的宽容,体现了涉身自我对多元文化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涉身的世界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观,即涉身伦理。

二、四海为家的身体——以旅行的身体为例

将涉身的世界主义视为一种“涉身伦理”,是因为在以往关于世界主义的讨论中,身体往往被遗漏和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反映了关于身体的自然/文化二分的持久性。

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世界公民的理念。康德将世界主义设想为文化对自然的超越以及从自然中获得自由的理性能力,“世界主义的文化恰恰是这样一个领域,其中,人性能够从预先给定的东西中释放出来”。在这里,“被给定的”应被理解为自然,包括“激情和使人类受自然影响的感性倾向”。^[7] 尽管这样一种将文化等同于流动性,或者将自然等同于静止性的文化观是有问题的,但康德的思想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理论家们通常关注世界主义的伦理的、美学的或智力的方面,而不是将世界主义看做是在“肉身”上显示出来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关于世界主义的学术讨论中就没有身体。事实上,对于一些世界公民范式的倡导者来说,身体是一个有用的符号,可以调节全球性以及公民个人之间的张力。作为“具体的实际世界的存在方式”,身体可以直接地反映出世界主义是如何被执行的。特纳(Turner, B.)曾指出:身体是世界公民的伦理基础,在当今社会,“我们主要的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都要通过身体这一渠道来表达”。^[8] 但是,特纳关于身体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的,并且在追求世界主义的普遍性中,往往忽视了涉身体验的特殊性。例如,他诉诸人性的身体或者人类的脆弱性,将其作为人的共同性的解释的起点,这意味着一种对称性,即体验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的平等参与之上的。然而,当我们考虑到人类的实存经验和涉身感受时,关于身体在执行世界主义中的作用就有了更加复杂的和偶然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批判性的世界主义,它将充分考虑到主体实际涉身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世界公民的伦理基础是“四海为家”的身体,他们经常因工作、生活或者旅行等原因在国家、地区间进行流动。世界公民对灵活性、适应性、包容性以及

对差异的开放性的感受都与身体相关。

“旅行的身体”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视角。英国学者摩兹(Molz, J. G.)曾对环游世界的旅行者进行相关研究来探讨这一问题。^[9]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旅行博客之类的网站中见证这些涉身体验的故事,这些网站通常会定期地更新旅行者的日志和照片,详细地介绍他们在旅途上的经历。大多数网站还包括旅行者和行程的详细信息,包括个人资料、地图和路线、差旅预算、行李单、健康咨询和相关网站的链接等。虽然旅行者往往把自己的网站看做虚拟旅行的场所,但他们的在线日志却充斥着“身体的故事”。旅行者通过一些生动的描述让读者接近他们的世界,如肠道疾病、拥挤的公交、无法忍受的肮脏的厕所、令人窒息的闷热、美味的食物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见闻等。

在这些关于身体的叙事中,旅行者们将世界主义涉身化。某种意义上,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是世界公民的象征:他们是流动的漫游者,以遭遇不同或差异为乐,愿意冒险,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的姿态,但始终只是路过。“这儿有什么吸引我”是这些旅行者涉身化的方式,这不仅是作为一个文化特征将适应性、灵活性以及对差异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等进行“涉身化”,还包括作为一个肉身,在这个整体世界中“涉身化”。那么,他们是如何进行身体准备来周游世界,并适应不同的环境的?而他们的身体在适应旅行的同时,又如何体现出对世界的包容和开放意识?他们环游世界的流动性实践是否构成了一个灵活的、适应性强的、四海为家的身体呢?通过以下分析,这些问题的“答案”便得以呈现。

(一) 适应性

在“四海为家的身体”这个语境中,身体的“适应性”(Fitness)有两方面的含义:首

先,让身体适合旅行,也即旅行者的身体状况是健康的,并且要进行身体的准备以便周游世界。其次,这种适应性意味着恰当性或适宜性,意指旅行者与各种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融为一体的能力。

环游世界的旅行者通常会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路上,并且在不同的地方流动,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语言、美食以及健康风险。为了应对“走遍全球”所必须经历的不断变化的环境、持续的运动以及可能的风险,环游世界的旅行者不得不做好身体准备以适合旅行:强身健体,购买适合各种环境的服装和装备,配备急救包,携带诸如防晒油或驱蚊剂之类的防护品,以及进行多种疾病的免疫接种等,以便让身体具有适应性。

在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运动和民权运动中,身体曾经被看作一个政治的、社会的和理论上有争议的场域。女权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反对身体的本质主义界定,证明诸如性别和种族差异这样的身体差异是物质地产生的,而不是天然给定的生物身份。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身体概念之后,社会理论家开始将身体看成一种流动的、开放的和可塑的实体。尤其是在消费文化中,身体一直被看做是可以装饰、改善或者完成的东西。因此,许多理论家们认为,对身体的改变构成了一个“自我工程”,这表征着身体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身体和身份之间的关系。对于旅行者来说,对身体的改变不仅是一个自我工程,也是一个全球工程。在身体准备“走遍全球”时,旅行者展示了一个“全球化”的身体,尽管这种身体也是受特定方式束缚的,但是却是灵活的和适应性强的,并向世界开放的。

全球化的准备并不是已经确切实现的东西。相反,身体总是在为全球化进行准备的

过程中,即使在旅途中也是如此。旅行者对他们身体的准备先于行程,并且贯穿于整个行程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旅行的身体通过旅行变得适应。旅行者在旅行之前,就通过锻炼竭力让身体进入状态。但是,他们往往会发现,是旅行本身(如不断增加的徒步旅行,背着沉重的背包,或参加如游泳或冲浪这样的体力活动)帮助他们从身体上适应旅行。同样,旅行者也发现,想要为一个长期的旅程做足一切准备是不可能的。旅行者的体能始终是不稳定的,总是在维持的过程中。因此,全球化的准备总是被重新制定和重新消费。旅行者为旅行不断进行身体准备,表明了旅行者的身体及其涉身体验的日益商品化的性质。

此外,身体的适应性还体现为旅行者身体准备和各种旅行商品装备,所具有的超越功利消费的符号消费。这些旅行者通过消费的方式进行“全球性的准备”,关乎理想的而非功利性消费的需要,其中,诸如优势、灵活性或竞争力等象征性品质跟旅行的实效性一样多。换句话说,这似乎是一个功利的消费形式,但也可以被视为符号消费——恰恰是购买和准备了一些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可能有用的东西,使这些环游世界的旅行者采取了一种关于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风格化消费。同样,这些旅行者也显示出了一种世界公民的能力,他们知道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消费正确的商品、地点或文化。他们通过对“买什么”和“怎么用”的了解与实践,彰显出一种“在路上”的人生态度。

(二) 灵活性

当某些商品的符号意义超出了它们仅仅作为客体的功用时,这些商品的消费就转化为世界公民的灵活性。旅行者的确购买了很多有用的消费品,但他们真正购买的是灵活

性的品质。正如马丁(Martin, E.)指出的,灵活性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商品。“从企业和市政府、到信用卡和鞋子,灵活性是作为倍加珍惜的特点产生的。对每个人的个性、身体和组织来说,灵活性几乎都是欲望的客体。灵活性也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商品,是某种稀缺的和值得高度重视的东西。”^[10]

那么,在这种灵活性中,身体象征着什么?对于麦科马克(McCormack, D.)来说,身体的灵活性正是商品化的表征,从而将身体的适应性与对新体验保持开放的情感立场联系起来。“适应性是一种高度商品化的‘生活艺术’,是一种‘元努力’(meta effort),是为保持健康而做出努力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适应代表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能力,它可以吸收并创新性地应对不断增加的新体验。”^{[11]162}事实上,旅行者使自己的身体适合旅行,正是为了对环球旅行中呈现出的新经验和风险变得在身体上更加开放,情感上更能应对。然而,麦科马克也提到,为了抵御涉身的风险,必须了解适应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风险都与我们用身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相关……这些风险都与肉身的灵活性捆绑在一起。”^{[11]161}对于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来说,灵活性和全球的准备总是绑定在风险话语中。使身体做好全球化的准备,就是维持和调节身体及其环境,以便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进行适当地预防和维护。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风险社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威胁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而不是地方表现出来。对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来说,风险肯定是关注的焦点。让身体置于风险中,是旅行话语的基本叙事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盘踞在探险实践的话语中。然而,旅行者没有任何想被伤害的欲望,相反,旅行者

正是被这种体验的不可预测性吸引的。探险实践的主要动机是刺激和兴奋,这两者本质上是身体的特征。环球旅行中的风险是通过激动和兴奋的身体体验商品化的。但是,在风险空间的想象中,身体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被语境化了。

在个人风险和全球风险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经常表现为勇敢和冒险,而后者则对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造成威胁。然而,当考虑到自己身体的风险时,个人风险和全球风险就合二为一了。在让身体准备接受风险的过程中,旅行被看做是危险的,全球被看到是有风险的。不同的地方对旅行者的身体来说有不同的风险。旅行者通过接种适当的疫苗到他们的目的地,对一些有风险的区域细菌、水和食物更能适应,体现了这一空间化的风险。虽然接种疫苗表明国际旅行有风险,但也象征着通过对身体的适当的风险管理和准备,可以降低风险的可能性。正如麦科马克指出的“对风险的状况作出响应的责任感和灵活性都越来越多被赋予个人之手,个人自身必须成为专家。”^{[11]162}因此,旅行者的身体也从脆弱走向宽容。对身体进行接种有效地重构了身体的边界,产生了一种关于身体和疫苗的混合的界限。疫苗不是封闭身体,相反,它们使身体适应性更强。因而,接种后的身体成为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体,更能包容,更能对差异和危险保持开放的态度。

(三) 开放性

旅行者不但要适应旅行,还要通过旅行来适应各地的环境与文化。在许多情况下,旅行者要尽可能地适应和融合到他们经过的不同情境中,有时还要与当地居民融合。当然,融入并不意味着与其他旅行者或与当地人一致,比如在穆斯林国家佩戴头巾,在印度穿纱笼等。有些旅行者完全呈现出新的面

貌,使他/她与自己的民族身份分离,而重新表现为一个新的世界旅行者的面貌。还有些人不是作为一个旅行者融入,而是通过“本地化”融入。比如,通过淡化显著的特点,强调一个新的身体认同——这是可以适应任何地方的人。环球旅行者的外观体现出他们的自身标识,表明他们走遍世界的行动,以及他们为一切做好准备或者随时能去任何地方的能力。

旅行者通过不断移动到另一个目的地来抵抗“变得本土化”。在这个意义上说,适应与“通过”不同。这些旅行者只是经过(*passing through*),而不是通过(*passing*)。适应指的是旅行者的身体适合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在路上的生活。如果旅行者竭力通过,这就不是一个特殊的身份认同,而是一种适应性强的和全球化的身份认同。他们不是要适应某些地方,而是任何地方。值得注意的是,适应是一个复杂的、偶然的过程。旅行者的身体不是一个可以无限塑造到任何环境中的白板。与此相反,涉身的主体总是被差异所标记,正是这些差异约束和迫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适应。

不管做好全球化准备的旅行者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并不是所有身体都同样适合旅行或能适应环境。现象学中的旅行体验对不同的身体来说是不同的。如帕尔(*Puar, J.*)指出的,白人旅行更容易,因为“合法性始终是与白人的体验一致的,而有色人种的体验则被视为反常”。^{[12]91}根据帕尔的评价,有色人种的流动和适应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他们更容易在非西方的文化中适应,在这种文化中,他们的他者得到缓解,因为他们不再是有色的了。适应的不可预见性也会受到性别的影响,因为女性旅行者会得到与男性不同的待遇,并且人们对女性旅行者会有不同的

期望。女性很难成为不可见的陌生人。比如,独自旅行的女性更容易在旅行时受到性骚扰,也更难融入当地环境。显然,对一些身体来说,融入的能力和引人注目的风险与另外一些身体是不同的。“有些身体,通过必要性而被理解为棕色的、黑色的、黄色的、女性的、残疾的、同性恋的身体等,必须一直跟导致这些身体成为他者的话语结构进行磋商。这种身体总是试图转译,试图与身体的多重的有差别的需求进行调和。”^{[12]93}对这些旅行者来说,他们身体的意义很容易从表面被解读,尤其当肤色、性别已经将旅行者看做不适合的时候,旅行变得艰难,适应更难。正如流动性的获得对某些身体来说是有保障的,对有些身体是困难的,有些身体则被完全拒绝一样,适应的偶然性也是如此。这些事例表明,并不是所有世界公民的身体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世界化和全球化的。即使在环游世界的旅行者这一特殊群体中(可以自愿旅行并根据自己的情况遭遇其他文化),世界主义也有不同的涉身方式。适应包括与身体、地方和流动性之间的复杂的磋商。

三、世界主义:一种涉身伦理

这里所描述的环境世界的旅行者,他们有机会获得丰富的财力、身体、技术和社会资本的储备,使其变得灵活和适应,并能融入到许多不同的环境中。这个版本的世界主义似乎与前面提到的各种世界主义的形式相去甚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传达出某种特权观念,而是表现了这些旅行者与整体世界的联系。世界公民的精英很难免于文化的影响,并且,世界公民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对差异及风险的开放性等特点,并不只是文化倾向,而是关于适应与融入的涉身表现,是对世界主

义的涉身化。这种涉身的世界主义反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伦理,即涉身伦理。

(一) 涉身的世界主义的内涵

各种各样的准备和消费帮助身体应对不同的环境,使身体变得更加包容。同时,身体在适应中的努力也展示了身体如何变得具有文化的灵活性,并能在不同的地方流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身体适应或融入的能力是在与身体消费的商品以及不同的文化和地方的协调中产生的。旅行的身体的案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涉身的世界主义的概念,即关于身体流动性的情境化表达。这并不是说世界主义是保留给有特权的身体的,如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旅行者,而是指自愿的旅行和在不同的文化中适应的能力等涉身的实践。除了认可世界主义是在日常的物质实践中表达的之外,涉身的世界主义还强调诸如包容性、灵活性和对差异的开放性等全球化特征的物质的、涉身的本质。

通过关注世界主义的涉身方式,可以使我們意识到,世界主义不只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对整体世界的身体的、物质的适应。环游世界的旅行者对涉身的世界主义的演绎,就是很好的“实际存在的世界主义”的范例。通过挑战世界主义的规范解释——一个抽象的、超脱的、非涉身的(脱离现实的)视角,涉身的世界主义开启了一个政治理论和行动的领域,关注各种世界主义的历史、文化和物质的特殊性,揭示了世界公民的情感是如何通过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形成的。换句话说,即使是世界主义的有特权的形式,也是以某种特定的物质形式涉身化、情境化的。这种世界公民的流动性的再生产,不是诉诸世界主义的抽象的、普遍的应用,而恰恰是通过世界公民的涉身实践表达出来的。

(二) 涉身的世界主义是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统一

涉身的世界主义的关键在于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被扬弃,追求一种建立在尊重特殊性和地方性基础上的合作关系。由此,全球化和地方化在这种涉身的世界主义中得到统一。涉身的世界主义对地方性文化充满好奇与兴趣,同时又不排斥全球性。它在空间上是不确定的,在思维、价值观以及存在方式上承认他者或者他性的存在价值。其中,主体之间的涉身差异并未被消解,而是被认可和重新评价。

贝克认为“在如何对待他性的问题上,存在三种不同的现代方式:普世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6]56}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主张给予他者以平等地位和平等对待,以实现统一化的目标。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要么为了消除地域的局限性,将世界主义与普世主义混为一谈;要么将世界主义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试图借此实现一个或多个民族区域之内的平等理想。但世界主义不同,它所要求的是一种与他者的差异化共在的视角转换。世界主义认为,人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它承认不同民族的特殊性,但却认为人类的多种族和多宗教并不是威胁,而是人类的丰富性和创造性的源泉。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变成世界公民,越是在世界主义的格局中,种族、性别、地域的特殊性越会得到重视和强调。

从涉身的世界主义的视角来看,各种与他性交往的方式不但互相区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相互制约,甚至互为补充。因此,世界主义不但应当将全球化和地方化统一起来,还必须平衡各种与他性打交道的方式。“对于同文化差异打交道的各种现代方式来说,决定它们之间独特关系的,决不是非此即

彼的逻辑,而是亦此亦彼的原则。”^{[6]57}因此,他者的他性不再作为分裂的力量被消极排斥,而是作为互补的因素被正面评价。世界主义要想真正作为主体的意识或者伦理选择持续发挥作用,就必须既注重整体的普遍关联,又不埋没个体的独特价值。而“四海为家”的身体以及涉身伦理观,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参考文献:

- [1] 陈秀娟. 当代西方世界主义研究[J]. 哲学动态, 2010(2): 75-81.
- [2] B Robbins. Introduction Part I: Actually Existing Cosmopolitanism [M]//P Cheah, B Robbins. Cosmopolitic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1-19.
- [3] D Hebdige. Fax to the Future [J]. Marxism Today, 1990 (1): 18-23.
- [4] M Cohn. Rooted Cosmopolitanism [M]//M Walzer. Toward a Global Civil Society. Providence, RI: Berghahn Books, 1995: 223-234.
- [5] P Rabinow. The Anthropology of Reason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56.
- [6] [德]乌尔里希·贝克. 什么是世界主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8(2): 54-57.
- [7] P Cheah. Given Culture: Rethinking Cosmopolitical Freedom in Transnationalism [M]//P Cheah, B Robbins. Cosmopolitic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290-328.
- [8] B Turner.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M]. London: Sage, 1996: 6.
- [9] J G Molz. Cosmopolitan Bodies: Fit to Travel and Travelling to Fit [J]. Body & Society.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12(3): 1-21.
- [10] E Martin. Flexible Bodies [M].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94: xvii.
- [11] D McCormack. Body Shopping: Reconfiguring Geographies of Fitness [J].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999, 6(2): 155-177.
- [12] J Puar. Writing My Way 'Home': Traveling South Asian Bodies and Diasporic Journeys [J]. Socialist Review, 1994, 24(4): 75-108.

Cosmopolitan Body: Reflections on the Subject of Embodied Cosmopolitanism

ZHOU Li-yu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In a highly mobile and globalized world, it is significant to rethink cosmopolitanism by first looking into the issue of subjectivity. There exist three versions of cosmopolitanism: the universal cosmopolitanism, the particularized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critical/reflective cosmopolitanism. They differ mainly in how to treat the other or otherness. Critical/reflective cosmopolitanism is cosmopolitanism in its true sense, and the embodied cosmopolitanism is a new form of it. Embodied cosmopolitanism reflects the unity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While it acknowledges otherness, it never adopts an absolute stance. The subject of embodied cosmopolitanism is the world citizen whose cosmopolitanism or globalness is achieved through a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difference. Embodied cosmopolitanism means tolerance for otherness and suggests open-mindedness,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embodied subject in a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It also reflects a new ethics, namely, the ethics of embodiment, in a world that is interconnected and mutually dependent.

Key words: cosmopolitanism; body; cosmopolitan; embodied cosmopolitanism; globalization

(责任编辑: 李孝弟)